人见人爱苏东坡

苏东坡的魂魄

魏振强

年前的一个晚上，与江南的几位朋友小聚，席间，一位老兄把我拉到一边，说了一句：“最近在读苏东坡，真是爱死他了。”

他冒出的这句话，让我有些意外。他怎么会突然说起苏东坡？他怎么会跟我说起苏东坡？

爱苏东坡的大有人在。中国古代的文人，中国有史以来的文人中，身后粉丝最多的，当数东坡居士。人们喜爱他，除了仰慕其绝世才华，更多的是为他的魅力倾倒。宦海几番沉浮，人生数次困厄，东坡始终达观、从容，不失爱人爱己之心。世间爱己者众，爱人者亦有，爱人又爱己者，方是真正爱天上，爱人间。

东坡对后世读书者影响巨大，其书风文风有诸多仿慕者，为人之风亦有追慕者，但大多是皮相甚似，终究还是少了精髓、魂魄。

少精髓、魂魄，盖因心中少一份淡泊、从容，说到底，少的还是风骨。

东坡离去已千年。有人爱他，他就活着，他的气息终究没有绝。

人见人爱的东坡诗词

海滨

东坡在与苏辙论及书法艺术时曾写诗道：“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这十个字，可以是东坡先生充盈而饱满的人格的写照，也可以是东坡先生丰富而卓越的诗词成就的总结。

苏诗端庄杂流丽，世事皆可入其篇

东坡是继李杜之后的大诗人，一生创作2700多首诗，涵盖了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状况、从人间百态到人生百味、从情感体验到哲学思考的方方面面，诗笔所及，惟妙惟肖，曲尽其幽，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以至于我们今天的各种人生状态，几乎都能在东坡这里找到呼应，得到引领。坐观山水时，我们欣赏“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大快朵颐时，我们安享“船头斫鲜细缕缕，船尾炊玉香浮浮”；品茗清谈时，我们感叹“从来佳茗似佳人”；把酒言欢时，我们体验“身闲酒美谁来劝，坐看花光照水光”；我们务农稼穑，既有“秋来霜穗重，颠倒相撑拄”的收获喜悦，也有“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的甘苦体会；我们睡个懒觉，可能是“欠伸北窗下，昼睡美方熟”，眼中打鼾，可能是“倒床便甘寝，鼻息如虹霓”，被吵醒则可能是“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我们在旅途受阻，恰恰需要一种“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的无往不适的通达态度；我们卧病在榻，最好的治疗也许正来自“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我们苦寒读书时，可以“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来自励；我们执迷不悟时，可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来自警；关于手足之情，我们礼赞东坡在狱中写下的“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关于宦海沉浮，我们钦佩东坡在过海北归时写下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关于人生重创，我们仰慕“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格局与胸怀……东坡先生，远绍栾城遗脉，独得天府毓秀，在朝九年，历典八州，三度贬谪，七载岭南，这六十六载大起大落能屈能伸不折不挠敢作敢为的人生经历正是苏轼驱遣万事万物于笔端的最大资本。苏轼在评价李杜时写道：“谪仙窜夜郎，子美耕东屯。造物岂不惜，要令工语言。”认为谪仙李白长流夜郎的悲惨遭遇，诗圣杜甫躬耕东屯的艰辛劳作，都是造物主的厚爱；没有这些磨难，李白杜甫只是诗人；把这些磨难变成财富，涵养成惊天动地的语言，把天下的一切融入诗篇，李白杜甫才是伟大的诗人。苏轼是这样评价李杜的，也是这样自许的。

苏词刚健含婀娜，未成曲调先有情

东坡提纯了词的内涵，提高了词的品格，拓展了词的表现视野，丰富了词的表达功能。东坡词有三百多首，很难以豪放或者婉约的类型来界定，往往是刚健中有婉约，婀娜中含旷达，豪放中带细腻，一曲又一曲的弦弦掩抑声声思中寄托着丰盈充沛的情感。他的笔下有美丽旖旎的风情，如“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有缠绵深婉的爱情，如“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有朦胧难解的恋情，如“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有至真至纯的亲情，如“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有壮怀激烈的豪情，如“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有质朴清新的乡情，如“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缲车。牛衣古柳卖黄瓜”；有从容清雅的闲情，如“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有沉郁顿挫的苦情，如“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有纠结煎熬的宦情，如“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有乐观放达的逸情，如“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有气定神闲的孤勇之情，如“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有勘透人生的彻悟之情，如“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更有忘怀得失的一脉归情，如“此心安处是吾乡”……人生如逆旅，你我皆行人，每当我们心有波澜，情有起伏，总能在东坡词中找到回应，仿佛找到一个可以对床夜语的老朋友。

海滨，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教授，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李白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海南省苏学研究会副会长，长期潜心于古代文学教学与研究，致力于传统文化传播与推广。